

其时，我坐在齐山龙眼峡一块苍黑中现出白色条纹的石头上，观察“立夏”的物候。连续几年的这个时节，我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，像拜访故友一样来这里看看山中草木。

龙眼峡是我在平天湖畔选定的几个锚点之一，观察物即是无人问津的苔藓。

忽地，一个生动、形象的比喻从脑海里跳了出来：苔藓，是从上帝身上抖落的一粒灰尘，在被怀柔的大地收留之后，却变成了照亮幽暗的灯盏。

我坐的这块石头，除了顶部裸露出石的特征，其它部位都被苔藓攻陷了。去年还不是这个样子，有棱有角，顽石的本质一览无余。当时我注意到，在它的近旁，苔藓正借着一根枯枝，巧妙地接近这块孤零零的石头。我想，以苔藓之慢、之微，要攻占这块高地，起码得需要几年时间。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也许过了这个长夏，我再来到这里，可能整块石头都已沦陷。一个稳固、坚硬之物，竟然被手无寸力的苔藓轻易拿下，是不是有点儿滑稽？自然界的事情不好说，也说不清。

选择观察苔藓，是一个偶然。

几年前，我在山坡上开垦了一小块荒地侍弄蔬菜，因远离水源，取水是件挠头事。一次，我在一座荒村里转悠，无意中发现一口被遗弃的土缸。它的主人去了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口土缸，想必远离烟火已经很久了，毛茸茸的苔藓找到了宿主，将人类的东西据为己有。从这口土缸身上，我似乎听见了时间细碎的脚步声和微小物种改变世界强大的生命力。我把那口土缸弄到菜地，准备用它来承接雨水浇地。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，缸体上那层鲜活的苔藓，渐渐地由绿变黄，再由黄变黑，手一触碰，像经年土墙上的雨泡灰簌簌掉落。

由此，我开始关注植物中最不起眼的苔藓。

烟雨氤氲的江南，苔藓是随处可见之物，村中的瓦砾、残砖、朽

女儿就读的高中比较偏远，离市区电动车程约半小时。高中时间紧，来回折腾不起，陪读也就成了必然。但人到中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必须像老燕一样，在晨曦初起时便飞离巢穴，在晨雾未散时便飞掠在田野上觅食。我只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，在半夜骑车穿过城市的中心，来到租住屋陪她。若在晴日，或月华如水，或路灯静立，路上树影如藻，路旁湖水的鱼腥气阵阵漾开，微凉，蛙鼓，虫



大地的灯盏

许俊文

木、石板、背气的谷臼、石碾、猪槽、水碓，破罐子、扫帚疙瘩，乃至老屋的墙基、灰暗的瓦楞，暴露于地表的树根，都附着着它们卑微的身影，或星星点点，斑斑陆离，或厚如植绒的地毯，连成一片。吊诡的是，人们不会多瞧它们一眼。这也难怪，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，每一件都有着明确的目的，而苔藓连草都不如，谁会在意它呢？

齐山的龙眼峡，是苔藓的乐园。从平天湖的东岸沿着毛道翻过一座高坡，眼前便出现一块小盆地。这里，树木蓊郁，层层叠叠的叶片织起一张绿色巨网，阻断了直射的阳光，投在地面上的荫翳比古铜钱还厚。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，被铁桶般的山体挡在盆地之外，因而像只闷罐子。甫入峡，阴暗、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里面混合着枯叶与杂草腐烂后散发的特殊气味。那是时光、泥土、雨水和植物共同酿造出来的，惹得人有点醺醺然，但又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自然。

初夏的龙眼峡是幽静的，该开的花次第开过，聒噪的知了还未爬上梢头，水雾凝聚的露珠在稀薄的散光里，仿如坐禅者缄默不语。但这儿一点也不显得荒寞，生机勃勃的苔藓有的用线条在地上书写着象形文字，有的则用色块在岩石上绘制壁画，甚至连进山者丢弃的矿泉水瓶子、食品包装袋，也被它们穿上了绿色的衣裙。在一块宽幅石面上，一谷堆、一谷堆的苔藓，

好像一只只刚出炉的绿色面包……

我的目光被一根悬空的藤蔓吸引过去。那是一根足有胳膊粗的野藤，吊在高高的树上。我走近一看，藤蔓上密布着蓬松的苔藓。再仔细一瞅，苔藓绒绒的表层上点缀着无以计数的花蕾（孢子），红的，黄的，蓝的，酷似一个个小小的灯盏，于幽暗中散发出微弱的光。

就我所知，卑微的苔藓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品种多达两万多个，我国就有近三千个品种。如此庞大的家族，却从没听说过它们给地球和人类造成什么恐慌。它们亘古如一地甘处幽境，屏声敛息，低眉顺眼，以自己的微弱之力改变着地貌，输送着氧气。

离城不远的龙眼峡是一块悲悯之地，它体恤弱小的品质令我感



奔赴 扬青 摄

穿过栅栏的我的手

董改正

鸣，荷香，桂香，想着女儿就要下自习，想着电动车篮子里她喜欢的事物，想着她开心地叽叽喳喳，不由地微笑了。而或在雨夜，或雪夜，风雨如晦，风雪漫天，骑行是艰难的，我得告诉自己，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你摔不起，你必须砥砺前行。

生物钟准确无误，天色微明便醒了，蹑手蹑脚如贼，做早餐，或买早餐，让她多睡一会。弄好之后，看她洗漱，吃早餐，看她捧着书匆匆而去，我也骑车奔赴自己的战场。中餐、晚餐她吃食堂，她很懂事，但也不免抱怨都要吃吐了。我下班回到租住屋，烧水，煮宵夜，收衣叠衣，然后带着一点零食去校门口等她。这点零食是一天的香口，是我柔软的心思，是她雀跃的依偎。

我们的交流大多在回屋路上的十几分钟内。她跟我说班级的事

情，谁谁谁搞怪了，谁谁谁被批了，谁谁谁收到情书了，谁谁谁被请到办公室上政治课了。有时候她忽然想起什么事，还没说就笑不可支，我便陪着她一起笑，等她笑好了，说出她那个觉得好笑的笑话，再陪她笑一回。这条路便种满了笑声，我怀疑总有一天，路边会长出一种叫“笑”的花，有声有色，有香有形。

学校原先有一条侧路，从这里出来走到租住屋只要五分钟，这条路我走了一年多。后来，学校考虑安全隐患，在出口处安了一道铁栅栏门，路便戛然而止了。高三这年，我调整了作息，周末赶上为她送中餐。疫情期间，进出非常不便，第一次送饭进去，女儿拿着饭盒，正准备飞奔向食堂，看见我，她愣了一下，张开双臂朝我跑来，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，我看到她眼里泪光闪动。她说：“爸，下次你別

动。据说这里曾经是个满目疮痍的采矿坑，破碎的山体让人触目惊心。从第一株苔藓在此落脚之后，它们就以最原始也最温和的方式，一寸一寸地修复被人类戳害的自然，足足用了数十年的时间，才抚平大地的伤口。在我发现这一奇迹时，龙眼峡的苔藓也已蔚为壮观了：凤尾藓、葡灯藓、星星藓、泥炭藓、大羽藓、葫芦藓、万年藓、暖地大叶藓。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，它们都是龙眼峡的护工。这些名称不一的苔藓，无论分布于水蚀沟边，还是被发落在逼仄的石缝和幽暗的洞穴里，它们都能够安身立命，泰然处之，并借着小小花朵展示生命的坚韧，散发内心的芬芳。它们的笑容在我的放大镜下，是那么的自信、从容与卑谦，难怪唐代诗人杨炯在他的《青苔赋》中大加赞赏：“苔之为物也贱，苔之为德也深。”清代诗人袁枚则把芸芸苔藓人格化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作牡丹开。”

好一个“青春恰自来”！

好一个“也作牡丹开”！

进来了，这么远，这么热，这么麻烦。就在那扇铁门边，你递给我不就行了？”

那天晴空一碧，白云丝丝缕缕。我做好了饭菜，站在门前等她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栅栏门前，竟然站着七八个拎着各式饭盒的家长，都踮脚向里看着，盼着。放学铃响了，校园里热闹了，鸟雀惊飞，树影摇晃。我的女儿飞来了，在一群孩子中眉开眼笑，向我伸伸手。手是湿的，洗过了。“什么菜？”她已经接过去了已经在打开了，还习惯性地问。看到菜，她笑了。她一边吃一边跟我说话。许多孩子都是一边吃一边跟家长说话，都带着笑。荫翳蔽日，鸣声上下，风摇着满树的光斑，在她脸上摇曳，在他们身上晃动。这幅画真美。

我伸出手去，穿过栅栏，阳光落在我的手上，我的心上。我让她离我近一点，我替她拂去了嘴角的饭粒。蝉声忽然响起，盛夏即将来临。她将饭盒递给我，说：“爸，我去了，你睡一下啊！”

她的身前，阳光万丈，如一万匹奔马。忽有大风刮起，激起它们唏律律长啸而来，冲过栅栏，奔向远方。